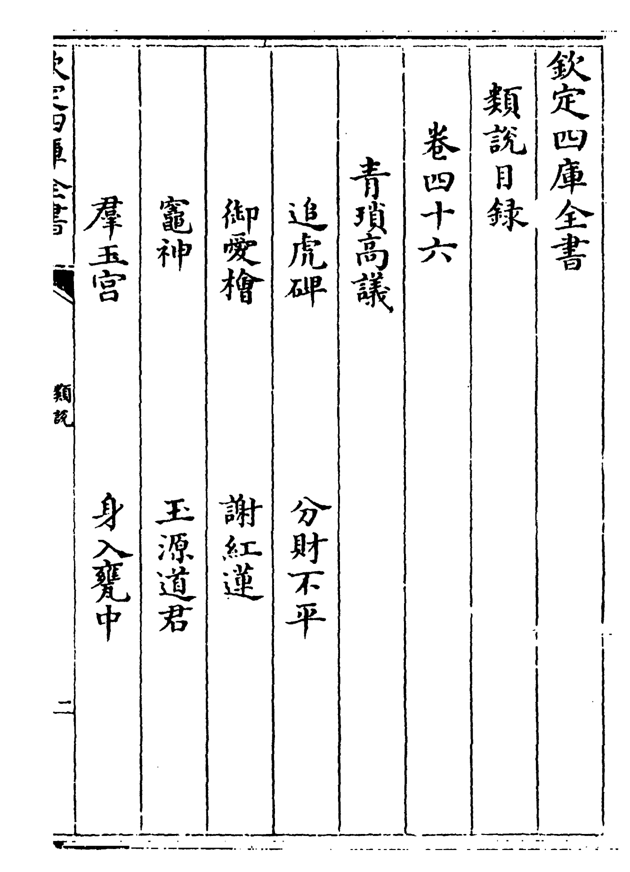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類說目録

卷四十六

青瑣高議

茹魅傳　妓贈陳希夷詩

有酒如線　火筋熨手

類說目録

欽定四庫全書

類說卷四十六

宋　曾慥　編

青瑣高議

追虎碑

鄆州有追虎碑斷裂不可考父老云昔張侍郎守鄆境内有虎害物公令直吏執符追虎不往且斬吏别其家痛飲而行果見巨虎致符於地虎熟視銜符隨吏而來傾城閉户登屋升木望之虎至府閉目蹲伏

若待罪者公叱曰汝異類輙據官道食行旅乃呼吏治罪命如法撻之公戒虎約三日出境不然盡殺之乃去死於其地化為石今呼為虎石

分財不平

張公詠知杭州有沈章訟兄彥均割家貲不平公撻而遣之後半載公因過其所居下馬召章并彥曰汝弟訟汝治家掌財伊幼小不知貨多少汝又分之不均果乎彥曰均平章曰不均公命兄之族入於弟室

弟之族入於兄家即時對換人莫不伏

御愛檜

亳州太清宫營前殿而老檜南枝礙簷官吏欲斤斧去之一夕大雷雨明日視之枝已轉北矣真宗幸宫愛其茂盛乃名御愛檜石曼卿詩云人間斤斧不容手天上風雲與轉枝

謝紅蓮

熙寜中皮郎中道由北都館於憲司有女奴呼吽為

鬼所憑曰我謝紅蓮也向為人側室不幸主婦見殺埋骨於此不得往生皮翌日見魏公具道其事公曰伏屍往往為恠乃命求之了不見役夫夢一婦人曰我骨在厨浴之間果得骨㙊於髙原公門下吏李生夢婦人曰為我多謝魏公公時之正人方貴顯有吏兵擁衛我不敢見幸煩子致誠懇也

竈神

彭介為荆州刺史中夜庖厨有燈火介潜窺之有烏

衣朱冠者箕踞而坐呵責捶撻人也介推户而入他皆散去惟烏衣起揖其面焦黑曰某即竈神公曰所遣責者何人神曰飢餓無主之鬼竊食耳公能春秋臨水祭之無主之骨擇土掩之為德不細公之見吾當有微恙急服牛黄以生犀致鼻中即無患公歸如其言而愈乃祭餓鬼於水濵瘞遺骨於高原公旣沒柩歸長沙空中聞泣聲

王源道君

劉丞相赴舉京師過獨木鎮有老叟贈詩曰今年且跨窮驟去異日當乘寳馬歸又曰公自是羅浮山玉源道君

羣玉宫

進士牛益出都門息柳陰下夢至高門大第吏云此羣玉宫也俄有乘馬而至者吏迎候甚恭益熟視乃故人吕臻内翰吕曰吾掌此宫益見殿上有白玉碑朱書字篆以絳紗大字云中洲天仙籍其次皆名氏

數千其中惟識數人乃呂夷簡李廸俞靖而已益問天仙之詳呂曰自有次序真人而上非子可知道君次真人天仙次道君地仙次天仙水仙次地仙地上主者次神仙率皆由初行進補遞升仙陛益曰今世卿相率皆仙乎曰十中七八益曰富公弼國之元老豈其仙乎曰富公是崑臺真人九十三歲方還崑府益曰公今何職曰吾更三百年補地上主者益曰主者又是何官曰掌五嶽四瀆名山大川者也益夢覺

作詩曰須信出塵事分明在目前幾多浮世客俱被利名牽

身入甕中

慈雲長老姓袁始名道待試南宫病起强遊西池一僧延入茅屋似無烟爨惟一巨瓮破笠覆之私念必積穀其中試擧其笠瓮中明朗樓臺高下人物往來有人呼道名姓隨聲已在其中有宰相李輔國召道為門賓以女妻之是年秋試中魁選繼為御史時天子

自征北狄道上奏云攻夷狄如以明珠彈雀雖得雀亦失珠矣得彼地猶石田不可耕也古人謂禦戎無上策未為正論臣以忠信結之為上策擇將守邊為次策以兵攻之為中策以女妻之為下策玉帛結之為無策帝喜其奏詔授中丞俄而拜相弼諧輔理天子廢王后而立馬妃道極諫帝怒貶瓊州司馬會諫臣論其忠復拜相時大興兵征遼道上奏甚鯁帝震怒斬道東市刃及頸乃覺身坐龕旁再拜僧曰富貴

通塞命也此天之所有性命心智氣也此身之所有吾將順乎天而眷乎内僧曰是矣送道出門僧與寺俱不見乃剃髮披緇居太慈寺禪臘俱高及將去世作詩曰來自無來去總是恁地去莫要錯却路

高言詩

高言好學有志義作詩曰昨夜陰風透膽寒地爐無火酒瓶乾男兒慷慨平生事時復挑燈把劍看

題驪山詩

西蜀張俞留題驪山二絕云金碧樓臺揷碧空笙簫遞響入天風當時國色并春色盡在君王顧盼中玉帝樓臺鎻碧霞終年培養壯丹芽不防野鹿踰垣入御出宮中第一花俞後宿溫池夢碧衣童子曰吾海仙之侍者被命召子俞曰仙何人耶童曰蓬萊第一宮太真妃也引至一宮仙子曰驪山題詩甚佳俞避席俛對仙入御浴湯影沉沉甃成龍鳳命俞解衣入浴相去數步浴已携手入後院俞曰今見仙之姿艷

一祿山安能動志也仙愧曰事係天理幸無見詰俞曰明皇今在何地曰明皇乃高真今治玉羽川在潭衡間乃命徹去盃盤對榻而寢俞曰願得共榻仙曰宿契未合後二紀待子於伊水取百合香遺之俞明日戲為詩曰昨夜遇温泉夢與楊妃浴敢將豫讓炭輒對卞和玉同歡一宵間千生萬生足想得唐明皇

暢哉暢哉福

陳圖南詩

陳摶字圖南唐僖宗封為清虛處士仍賜宮女三人先生作詩曰雪為肌體玉為腮深謝君王送到來處士不生巫峽夢虛勞雲雨下陽臺五代時遊華山遂不出真宗遣中使宣召先生為奏謝曰臣性同猿鳥心若土灰不曉仁義之淺深安識禮儀之去就敗荷為服脫籜為冠體有青毛足無草履苟臨軒陛貽笑聖朝又云數行紫詔徒煩紫鳳銜來一片閒心已被白雲留住甞作詩云華山高處是吾宮出即凌空跨曉

風臺殿不將金鎖閉來時自有白雲封

回處士磨鏡

賈師雄郎有古鐵鏡甚寶之久欲淬磨有回處士自售磨鏡筩中有藥堆鏡上曰藥必須歸取之既去久不至遣人詢其宿止乃在寺中題詩寺門上曰手內青蛇淩白日洞中仙藥艶長春須知物外烟霞客不是塵中磨鏡人公視鏡上藥已飛去一點光明通裏如玉

呂洞賓沁園春

崔中舉進士遊岳陽謁故人李郎中寓市邸唱沁園春有補鞋人曰此何曲也崔曰都下新聲也其人曰吾不解書子能為我書吾倣此調撰一詞崔勉為寫其意深入至道因問其姓名曰吾生於江口長於山口今為守谷之客崔明日見太守具言其事乃令召之擊戶應聲漸遠再呼不應排戶則閴不見人壁間有詩云腹內嬰兒養已成且居廛市暫娛情無端措

大輕搖古却入白雲深處行太守曰江口山口乃二口吕字谷者洞也客者賔也仙之姓名曉然但嘆恨塵緣魔隔不偶真仙爾

神清之洞

歐陽永叔與梅聖俞遊嵩山醉望西峯巨崖有丹書四大字云神清之洞永叔指示聖俞曰無所見公乃不言洎乞身辟世作詩曰四字丹書萬仞崖神清之洞鎖樓臺烟霞極目無人到鸞鶴今應待我來後數

日甍公平生不言神仙事主張吾道當如是也

韓湘詩

韓湘字清夫文公侄也落魄不羈醉輙高歌公曰汝

堂堂七尺未嘗見讀一行書久遠立身何地湘笑曰

微解作詩即曰青山雲水窟此地是吾家徹夜流瓊

液凌晨咀絳霞琴彈碧玉調爐煖白朱砂寶鼎存金

虎元田養白鵶一瓢藏世界五尺斬妖邪解造逡巡

酒能開頃刻花有人能學我同共看仙葩公曰子安

能奪造化開花乎湘曰此事甚易取土聚之以盆㑃頃碧花二朵類牡丹花葉有小金書云雲横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公莫曉句意後謫潮州途中遇湘曰憶向花上之句乎詢地名即藍關也公曰吾知汝異人為汝足成此詩俱至沅湘唱和甚多湘告去公為詩曰才為世用古來多如此雄文世孰過好待功名成就日却抽身去卧烟蘿湘詩曰舉世多為名利役伊予獨向道中醒他時定是飛昇去衝破秋

空一點青

蘇子美詩

吳江長橋跨太湖二浙絶景也蘇子美詩云雲頭艷艷開金餅水面沉沉卧彩虹楊蟠詩曰百尺長虹晴卧影一千頃玉碧無瑕鄭毅夫曰挿天螮蝀玉腰濶架海鯨鯢金背高

金山寺詩

潤州金山寺張祐詩云寺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羅

隱詩云老僧齋罷閉門睡不管波濤四面生孫山詩
云結宇孤峯上安禪巨浪間

陸子履詩

薄有田園歸去好苦無官況莫來休王充詩曰高空
有月千門閉大道無人獨自行

拄杖詩

王充拄杖詩云探水卓破金鰲頭撥雲敲折老虎脚

苦吟句

歐陽永叔嘗言苦吟句云一句坐中得片心天外來

清悟詩

僧清悟詩云鳥歸花影動魚沒水痕圓

范文正茶詩

蔡君謨謂范文正曰公採茶歌云黄金碾畔綠塵飛碧玉甌中翠濤起今茶絶品其色甚白翠綠乃下者耳欲改為玉塵飛素濤起如何希文善之

六字歌

石守道赴太學直講濮州杜默作六字歌送之云仁義途中馳騁詩書府裡從容頭角驚殺蝦蟹學海波中老龍爪距逐出狐兎聖人門前大蟲推倒楊朱墨翟扶起仲尼周公一條路出甕口幾程身寄雲中水浸山影倒碧春看花稍半紅因此歌得在當年三豪之列又上歐陽永叔云一片靈臺掛明月萬丈詞焰飛長虹乞取一杓鳳池水活得久旱泥蟠龍其豪麤皆此類也

石道士詩

有石道士詩云石壓筍斜出岸懸花倒生後刺史入觀中怒其不掃治庭宇撻之此辱先見前詩意也乃投刺史云春來不是人慵掃為惜蒼苔襯落花刺史悔焉召飲復有詩曰敲開敗籜露新竹拾上落花裝

舊枝

爺官到底是男兒

李丞相云當時外鎮為粗官有學士遺外鎮官茶外

鎮有詩云麄官乞與真虚直賴有詩情合得嘗符彦
卿和汴帥詩云全軍十萬擁雄師正是酬恩報國時
汴水波濤喧鼓角隋堤楊柳拂旌旗前驅紅旆關西
將環坐青娥趙國姬為報長安冠蓋道麄官到底是
男兒

言懷詩

張退翁有言懷詩云命教隨分樂天賜一生閑

李清臣詩

韓魏公知中山李清臣謁見其侍吏報曰太祝方寢清臣為絕句曰公子乘閒臥絳廚白衣老吏慢寒儒不知夢見周公否曾說當時吐哺無魏公見其詩曰吾知此人久矣竟有東床之選

閒慢緘題必不看

將堂侍郎告老姑蘇有僧將遊錢唐求吕濟叔書公作詩曰告老於君惟掩户年來無事老江干吾師莫討無書去閒慢緘題必不看濟叔見之厚遇其僧且

以書愧謝焉

孩兒啼哭飯籮空

有儒生張求上呂申公詩曰近日厨中乏短供孩兒啼哭飯籮空母因低語向兒道爹有新詩上相公相公見詩甚恱因厚贈之

燕離巢詩

唐僖宗時干化茂依中丞蔡授門館一日告去作燕離巢詩云舊壘危巢泥已隳今年因何社前歸連雲

大廈無棲處更望誰家門户飛主人見詩復留之

張退翁詩

張士遜丞相送魏處士詩云一片閒雲來帝里歸飛不肯待秋風

娼妓崔蘭英

陳叔文登第授宜興簿娼妓崔蘭英囊中可千緡欲適人叔文曰吾未娶即定約歸欺其妻曰貧無路費吾且一身赴官乃與崔泛汴東下三年替回泝汴而

進私念英不知有妻妻不知有英歸必起訟因與英痛飲推於水併女奴推墮馬後遊相國寺見二婦人熟視乃英也遣女奴召叔文叔文曰汝無恙乎英曰向中子計我二人墮水相抱浮沉號呼求救人拯之得活今日之事勿復再言但我活即不怨君我在城下住若明日速來不然訟子於公叔文不得已市羊酒徃馬至城下則女奴已出迎叔文入至暮不出其僕乃入見叔文仆面而手自束於背若今之極法者

死矣

李太保家青衣

龔球在都下元夜閑隨青氊車一婦人下車携青囊其去甚急球遂至暗處曰我李太保家青衣身年過限又加苦馬今夕走耳君能容我願為侍者球與携手同行妄指一巷云吾所居也汝且坐巷口吾先報家人然後呼汝乃携青囊入巷尾出他衢而去囊中皆金珠售於江淮間獲千緡往來為商錢益增羨一

夕泊舟山陽並舟一婦人似識面而不憶婦人曰我天之涯地之角下入九泉皆不見子子只在此也我向車上奔婢也子挈我青囊去坐待至曉為街吏所擒付獄窮治囊中物我無所訴荷械鞭箠肌肉潰壞手足墮落竟死獄中訴於陰府得與子對球曰汝能捨我乎曰我思獄中之苦恨不斬子為萬段婦人忿然升舟家人驚呼乃無所見球如醉卧夢為一吏攝至陰府王召吏云球命禄已盡但王氏受重苦合於

人世償之命吏送還後球遍身生瘡臭不可近日夜號呼手足墮地而死

評畫

畫山水貴乎石老而潤水淡而明泉石分乎高下山川辨乎遠近野徑縈紆雲烟出没千里江山盡歸目下畫松竹則貴乎勢傲烟霞氣凌霜雪怪節森列直幹倚空虬枝蟠屈倒纒龍蛇偃蓋低欹如藏風雨畫樓閣則貴乎萬木拱合羣瓦鱗鱗良工望之不敢伸

手

桑維翰召故人

桑維翰拜相故人韓魚通謁公黙不語魚退曰桑公吾故人今見之有不可犯之色翌日告别公曰吾奏子姓名授子學士俄有二吏持箱中有黄誥及袍笏之類公置酒先問曰朱炳秀才安乎頃最相愛為召來炳至一如魚禮箱出誥及公裳授軍廵判官他日又詢魚曰羌岵秀才何在最相鄙薄見侮殊甚今吾

在政地彼尚困塵土間君子不念舊惡為吾作書召之當與一官岵至公令於府中授官有白衣吏數人執岵至通衢一吏云羌岵謀反罪當斬岵大呼曰韓魚召我來受官我何罪乃斬之魚大慟曰岵之死吾召之也乃告疾還鄉一日公坐小軒見岵來曰公生死在已岵昔日同場屋閑相諧謔乃戲笑耳相公何報之深也使吾身受利刃屍棄郊野妻子凍餒公心安乎吾上訴於天帝憫其無辜授司馬判官公曰吾

為君飯千僧誦佛書千卷可乎岵曰得君之命而已他無所用公不久遂死手足皆有傷處

汾陽王

少時宿郊外田舍家聞燭下有人嗽聲不見其形又榻下有人呼曰吾二人各直一更夜有人盜牽公馬出垣外二人匍匐出執其盜曰爾何人輒敢盜汾陽王馬奪馬以歸

韓魏公為紫府真人

右侍禁孫勉爲元城埽官岍多墮陷埽卒曰有巨黿穴其下天晴輙出勉伺其出引矢射之正中其頸勉晝夢一吏召曰子殺黿今召子証隨至一宫閽吏曰紫府真人宫也勉曰真人何姓氏曰韓魏公也勉私念向蒙公提拂見當求助入望公坐殿上侍立乃碧衣童子勉再拜乞真人大庇公顧左右取青囊中黄詔筆讀誥曰黿五百世方比人身之貴穴殘埽岸事乃勉職也公命遣去

驪山記

張俞遊驪山見老叟曰吾嘗見大父言唐明皇時事因取驪山六幅圖大小九殿臺亭六十二處當時有獻壯丹者謂之楊家紅乃楊勉家花貴妃匀面口脂在手印於花上詔於先春館栽來歲花開上有指印紅迹帝名為一捻紅帝詔郡國鑄開元錢妃指甲誤觸模冶吏不敢換迄今錢背有甲痕馬氏間獻黃壯丹花面幾一尺高數寸帝未及賞為鹿銜去有佞人

奏云釋氏有鹿銜花以獻金仙帝私曰野鹿遊宮中
非嘉兆也殊不知祿山亂深宮此其應也貴妃日與
祿山嬉遊一日醉戲無禮尤甚引手抓傷妃乳間妃
泣曰吾私汝之過也慮帝見痕以金為訶子遮之後
宮中皆效之祿山嘗醉卧明霞閣下宮人誤覆水於
面祿山瞋目噴氣頭上生角體亦生翼蜿蜒欲飛帝
急往觀曰不足畏也此乃猪龍少頃祿山睡覺曰臣
夢為人以水沃臣臣化為龍妃以問帝帝曰祿山非

真龍乃是猪龍異日須死兵刃妃曰莫為悲乎曰此外非汝可知一日妃浴出對鏡匀面裙腰上微露一乳帝捫弄曰軟温新剝鷄頭肉祿山對曰潤滑初來塞上酥妃大笑曰信是胡奴只識酥祿山出守漁陽白妃曰此行深非所樂此別復有相見期乎妃笑而不答祿山曰人但患無心耳苟有心雖抽腸濺血萬生萬死猶且不顧臣須來見娘娘因抱妃泣久不止祿山數失禮於妃妃晩年尤不喜恨無計絶之耳既

行甚快快令前騎作樂禄山曰樂有離聲人多别恨
自古迄今也後興兵反私曰吾非敢覬覦大寶但欲
殺揚國忠等數人一見貴妃叙離索得同歡三五日
便死亦快樂也

王幼玉句

王幼玉名媢也嘗有句云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燭成
灰淚始乾

切孫氏脉

周黙授宜興簿纫好方藥隣有張復者妻孫氏張病煩一切脉黙見其妻秀艶念無計得之白其毋召飲接隣家好挑之宼不對黙念吾且少年孫亦妙齡其夫極老乃折簡送詩曰五十衰翁二十妻目昏髮白已頭低絳幃深處休論議天外青鸞伴木鷄孫答詩曰雨集枯池時暫緑藤籠老木一番新如今且悦目前景粧點亭臺隨分春每得于簡急看即毁恐彰子之惡也因鑿之功邀而取之市里庸人有不為者况

士人乎黙將之官為簡曰古詩云寒江後浪催前浪浮世新人換舊人是老當先沒也我願終身不娶以待孫答曰無妄之言未敢奉訴人之脩短固自有期設或不幸當俟他日後三年黙替歸訪之則復已死乃遣媒與孫通好娶之

泥子記

衛士錢千沿河岸行見一泥兒卧氷上彩色鮮明千取歸遺其妻妻曰君以我無子遺我也乃造綵衣晝

致懷抱夜卧寢所一夕泥子遺溺茵席干乃棄於溝
中中夜泥子自門而入悲啼求母乳升床入衾干懼
求康生占馬康布卦云事係三人之命愈恐求術康
曰子歸以利刃擊之當絶其怪干淬劍伺怪至擊之
鏗然有聲執燭視之怪無有也其妻斃於血中明日
衛士縶干有司干以康生教之吏追康生為証康懼
自縊干竟不能自明伏法東市

流紅記

唐僖宗時有于祐晚步禁衢流一紅葉上有二句云慇懃謝紅葉好去到人間祐復題云曾聞葉上題紅意葉上題詩問阿誰好事者贈詩曰君恩不禁東流水流出宮情是此溝祐後取一宮人韓氏於祐書笥中見紅葉驚曰此吾所作吾於水亦得紅葉即祐所題得葉之初嘗有詩云獨步天溝岸臨流得葉時此情誰會得腸斷一聯詩於是相對感泣曰事豈偶然莫非前定

譚意哥記

譚意哥喪親流落長沙年八歲寄養竹工張文家官妓丁婉卿見意姿艶偶念苟得之必盈吾屋乃厚遺文求售年未及笄獨步一時車馬如市尤工詩筆府公會客盤博士有故至府公曰盤博拜時鬢髻地意對曰郡侯宴處幞漫天半刺蔣田指意面曰冬爪霜後頻添粉意執公裳袂曰木棗秋來也著緋會汝州張正字為潭茶官相得歡甚意乃歸之有情者贈詩

云才色相逢方得意風流會遇事尤佳牡丹移入仙都去從此湘東無好花後張調官意餞別曰子本名家我乃娼類今之分袂決無後期腹有君之息數月矣君宜念之別後寄詩曰瀟湘江上探春回消盡寒冰落盡梅願得兒夫似春色一年一度一歸來張內逼慈親之教外為物議之非約孫殿丞女為姻不敢作書報意意為書云妾之鄙陋自知甚明一入閨幃克勤婦道邃此見棄致我失圖求之人情似傷薄惡有

義則合佩服前言無故見離自傷微弱稚子三歲期於戍人託妾之身而已後三年張妻孫氏謝世有客自沙來云意掩戶不出買田百畝自給親教其子張乃如長沙意不見曰子已有室宜去無凂我張曰吾妻已亡矣意云通媒妁行六禮乃敢聞命張如其請挈歸京師意治閨門有禮法其子以進士登第

龜息氣

王昭素能運龜息氣年九十餘方卒其首縮入腹中

小蓮

李郎中女奴公大惑之一旦泣曰妾城上之狐也前世為人側室讒其主母良人聽焉憂憤而死訴於陰官妾受此罰歲月既滿當死鷹犬之下或身落鼎俎膏人口腹又成留滯未得往生公某日出都門有狗狐者公多以錢售之以紙為衣以布為棺瘞之高壤公之恵也翌日辭去公如期出門果得狐瘞之

朱蛇記

李元於吳江岸見小朱蛇長不滿尺為收童所困元以百錢售之放於茂草中明年再經長橋有邂士朱浚謁見曰浚居橋尾數百步耳大人遣奉召幸恕坐邀同舟至一山樓殿寶飾侍衛甚嚴俄一人高冠道服引元坐曰小子不幸幾死頑童之手賴君子救此微命朱浚令再拜乃命置酒水陸交錯曰吾乃南海之鱗有功於世天帝詔居此封安流王吾有女奴小字雲姐今欲贈子子納之當得其助無何別去後赴

禮闈明日當試雲姐私入竊所試題目出元乃撿閱宿搆入試大得意薦名登科雲姐告辭曰奉王命不敢久留作詩別曰六年於此報深恩水國魚鄉是去程莫為初婚又相別都將舊愛與新人元時新娶故也

周婆必不作是詩

曹圭妻朱氏剛狠或勸其子誦關雎之篇以規諷之母曰毛詩何人作也子云周公所為朱曰使周婆必

不作是詩也後圭為縣令凡有男女訟於庭婦人雖曲朱則使直馬圭夫婦忽病夢二吏攝至陰府府君命紙書斷曰婦強夫弱内剛外柔一妻不能制禦百姓何由整齊鞭背若干朱氏詞曰身為婦女合治閨門奪夫權而在手反曲直以從私鞭背若干既覺背各有鞭迹存焉

西池春遊記

侯誠叔久寓都下嘗遊西池有婦人其容甚冶遺小

青衣送詩曰人間春色都三月池上風光直萬金幸有桃源歸去路如何才子不相尋他日又得詩曰春光入水到底碧野色隨人是處同不必殷勤頻借問妾家祗住杏園東青衣引生至大第盃盤交錯燈火如晝生歸數月復至其處都迷舊路老叟云此有狐怪多為人妻告欲再見之青衣復送詩曰睽離經月音書斷君問隣翁盡得因沽酒暗思前古事鄭生的是賦情人乃復見姬俛首愧赧生曰大丈夫當眠卧

烟月占柳憐花則無憂矣相携卧内粧橐極厚生有舅家南陽乃往詣之舅為娶郝氏為婦生以書謝絶姬後十年郝氏死生亦失官甞出宋門輕車駕花牛揭簾呼生曰子非某郎耶吾已委身從人矣不敢多言同車乃良人之族也

續青瑣高議

賢鷄君傳

賢鷄君魯敢西域道上遇青衣曰君東齊客伺久矣

歸步庭除見女子掾英弄蕋映身花陰君疑狐妖正色遠之女亦徐去月餘飛空而來曰奴西王母之裔家于瑶池西真閣恍如夢中引君同跨彩麟在寒光碧虛中臨萬丈絕壑陜蟠桃嶺西顧瓊林爛若金銀世界曰此瑶池也藍波烟浪潋灔萬頃珠樓玉閣玲瓏千疊紅光翠靄間若虹光掛天雨脚貫地命君升西真閣曰嘗見紫雲娘誦君佳句語未畢見千萬紅粧珠珮丁當星眸丹臉霞裳人面特秀麗艷發其旁

西真曰此吾西王母也久之紫雲娘亦至西真曰此賢鷄君也須臾骶籌遞舉霞衣吏請奏鸞鳳和鳴曲又奏雲雨慶先期曲酒酣復入一洞碧桃艷杏香凝如霧西真曰他日與君人間還雙棲於此君乃辭歸

張世寧神降

太原府助教張世寧纂疾將終吟曰翠羽旌幢仙子室紫雲樓殿玉皇家人間風物易分散回首武陵空落花既卒神降一姝曰我籍係上天第十八洞玉仙

人也因會瑤池考視塵中地仙功行簿閲人間麴蘖香徘徊不進遂犯後至之罰西王母啓其事為戒有人世酒分宜謫儐之寓迹浮生今還本籍因歌曰休休休偷得休時便好休休歡喜冤家無徹頭

桃源三夫人

陳純至桃源愛其山水秀艷乃裹糧沿溪而行九九日至萬丈絶壁下夜聞石壁間人語純糧盡卧困聞有美香流巨花十餘片其去甚急純速取得一花面

盈尺五乃食之渴甚飲溪水數斗下利三日行步愈疾有青衣採蘋岸下曰此桃源三夫人之地上府玉源中府靈源下府桃源後夜中秋三仙相會於此其夕水際樓閣相望有童曰玉源夫人召純往見三夫人坐絳殿中衆樂並作玉源請純曰近世中秋月詩可舉一二句純曰莫辭終夕看動是隔年期桃源曰意思雖佳但七月十五夜月亦可玉源乃作詩曰玉兎步虛碧氷輪碾太清靈源和曰不是月華别都緣

秋氣清桃源曰九秋今又半萬里一輪懸純曰秋靜夜方靜月圓人更圓玉源笑曰此書生好莫與仙葩食教異日作枯骨如何敢亂生意思純曰和韻偶然耳將曉同舟而下有頃即至瓆窓朱閣非人世所有玉源戒純慎無入南軒當不利於子純竊往馬軒中有玉笛純取吹之忽見人物山川乃其鄉里子呼他人為父妻呼他人為夫方宴聚語笑久之不見純嘔一卵於地化為紅鶴飛去仙來見純責曰不聽吾戒今

不能救矣莫非命也後三十年當復此來宜內養真元外崇善行以舟送純歸

隆和曲丐者

李無競入都調官至朱廷鎮有二丐者喧爭於道老者曰我終身丐乞聚金數百此子貸去半載不償無競取緡如所逋數與之丐者謝曰吾實逋其錢君行路人能償之以解其鬬吾家在隆和曲筠柵青簾乃所居也子能訪我當有厚謝無競異其言後入隆和

果有簾柵入門見數丐者地爐共火入室有冠帶者立於堂乃向丐者丐既坐曰可小酌禦寒無競恍惚甚疑其人勤勸遜辭終不飲但濡唇而已時方大寒盤中皆夏果取小御桃三枚懐歸丐者作詩曰君子多疑即多誤世人無信即無成吾家路徑平如砥何事夫君不肯行無競至卯取桃乃紫金三塊因大悔恨翌日再訪之已不見詢問皆無知者無競琢其金為飲器年七十餘面色紅潤豈酒濡唇之力乎

茹魁傳

茹魁河東人不載其名字諱之也在都下與名妓胡文媛往來既久媛欣然奉之魁出則闔户雖萬金之子莫得見媛嘗為蜀葵花詩曰却有一端宜恨處開花相背不傾陽

妓贈陳希夷詩

成都妓單氏贈陳摶先生詩云帝王師不得日月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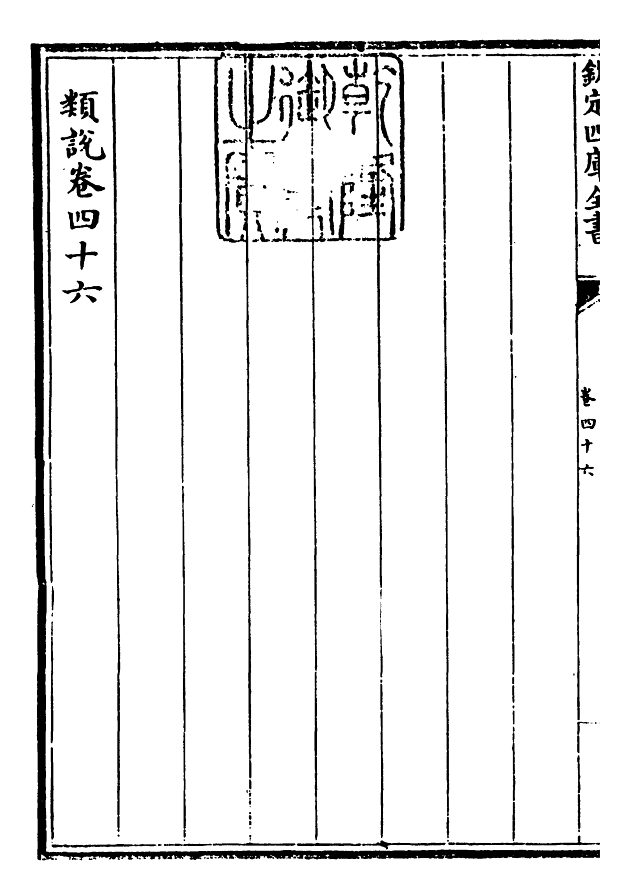
應難

有酒如線

楊億於丁晉公席上舉令云有酒如線遇斟則見荅曰有餅如月因食則缺

火筯熨手

丁晉公在祕閣日愛近火常以鐵筯於灰爐間書畫同舍伺公暫起火筯使熱公至為筯所熨曰昨宵閙鼓聲通曉不得寐問其故曰樂其祖先耳樂格也



類說卷四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類說卷四十七八

詳校官中書臣張姚成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湯垣

謄錄監生臣朱上林

類說目録

卷四十七

遯齋閒覽

蘭亭　柘枝

擬古詩　香奩集

歐公疑易未完書　論晉史

南北史　蘭亭不入選

杜預碑　少伏生八歲多太公二

年　消風散

合依元降指揮　妻妬

姊妹六虎　誤探澡豆末

謎語　　而立歲古稀年

門上書午字　　僕呼司徒

墨池皮棚　　崖州地望重

中丞雇船歸鄉長老遞馬赴闕

我儂爾儂　　秀才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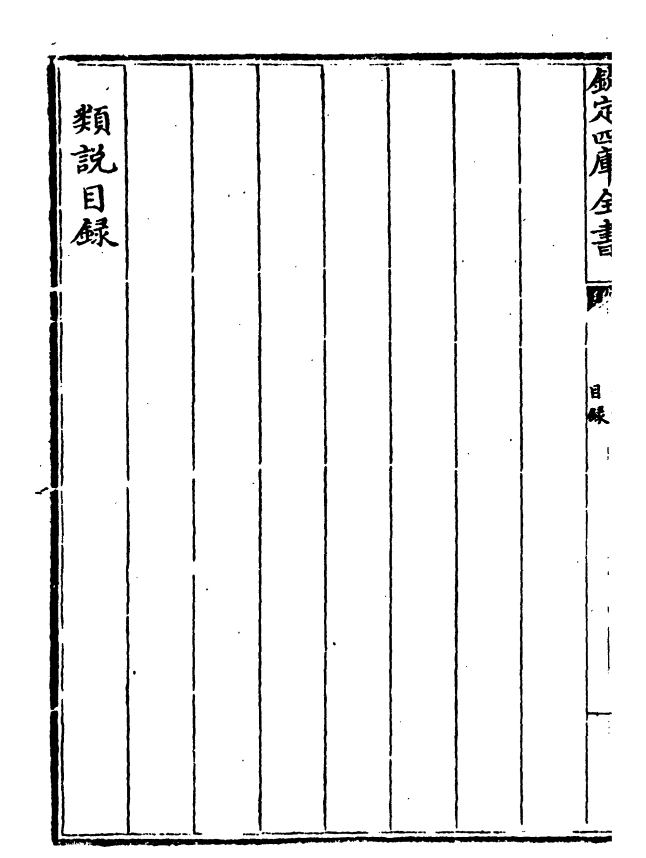
竹詩　　仇覽梅福

舍弟江南沒家兄塞北亡

月夜招隣僧閒話詩

細末將來　避火
鼠涙　南人不識雪
鳳州三出　柳連道中託宿
蠱毒　朱虎殘
蜈蚣　蟲入耳
水蠱蟲　夜虎
栽松

類說目録



類說卷四十七

宋 曾慥 編

遯齋閒覽

盜入魏公室

韓魏公鎮相州因祀宣尼齋宿省夜偷兒入室挺刃曰不能自濟求濟於公公曰几上器具可直百千盡以與汝偷兒曰願得公首以獻西人公即引頸偷兒稽顙曰以公德量過人故來試公几上之物已荷公

賜願無他也公曰諾終不以語人其後為盜者以他事坐罪當死於市中備言其事曰慮吾死後惜公之遺德不傳於世也

醉僧

孫元規知杭州號為神明有僧元夕市中炙頂求化施利山積公命捕其妻女數人遂寘於法又有僧醉卧道上為邏者所擒規問為僧而飲何也對曰野性所嗜不能自禁遂與對酒一壺一引而盡公令扶歸

勿使侵侮僧明日聲鼓登坐曰吾西域人也溷迹於此不幸為此子所識不可復留矣跏趺而逝

荆公思咸恒二卦

王荆公知常州對客未嘗有笑容一日會客娼優在庭公忽大笑人頗怪之有客乘間啓公公曰疇昔席上偶思咸恒二卦自喜有得不覺發笑耳

雪詩

羅可嘗作百韻雪詩其間有斜侵潘岳鬢横上馬良

眉之句

㕘軍簿尉受笞

杜甫詩曰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韓愈云判司卑官不敢說未免捶楚塵埃間杜牧云參軍與簿尉塵土驚劻勷一語不中治鞭捶身滿瘡以此知唐之㕘軍簿尉有過即受笞杖之刑猶今胥吏

羅紹威詩

羅紹威唐末為魏博節度使喜為詩時江東羅隱有

詩名紹威厚禮之因目已所為詩號偷江東集如樓前淡淡雲頭日簾外蕭蕭雨脚風之句無愧於隱

金山詩

郭祥正金山詩王荆公極愛之有云鳥飛不盡暮天碧魚歌忽斷蘆花風又山居詩云謝家庄上無多景只有黄鸝三兩聲

西山寺詩

唐題西山寺詩云終古碍新月半江無夕陽

荆公金山詩

金山寺留題詩云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又天多剩得月土少不生塵若用之於落星寺有何不可王荆公云天末海雲橫北固烟中沙岸似西興尤為中的

徐寅詩

莆陽徐寅詩云身閒不厭頻來客年老偏怜最小兒洛陽李度詩云醉輕浮世事老重故鄉人

動人春色不須多

唐人詩云嫩緑枝頭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不記作者名氏王荆公親書此兩句於書上或為荆公自作非也

詩人以棄官為高

詩人頗以棄官歸隱為高趙嘏云早晚粗酧身事了水邊歸去一閒人若身事了則心亦熾無歸期矣王易簡公青山得去且歸去官職有來還自來是豈能

忘情於軒冕耶甞於壁間見人題云謀身待足何時足未老得閒方是閒與所謂一日覲除目三年損道心異矣

狄遵度詩

狄遵度為詩以老杜為法甞為文祭耒陽之墳忽夢子美誦詩十餘篇世所未聞者及覺記其彷彿足成篇焉佳城云佳城鬱鬱頹寒烟孤雛乳獸號荒阡夜卧北斗寒掛枕木落霜拱鴈連天孤雲西去半落日

行客東盡隨長川乾坤未毀吾尚在肯與蟪蛄論天年夜臥以下子美所誦也歲餘遵度卒時年二十六

編竹橋救蟻

二宋少有胡僧曰小宋他日當魁天下大宋亦不在其下後十餘年僧驚謂大宋曰公丰神頓異如能救活數百萬命者荅曰貧儒何力及此僧曰試記之宋曰堂下比有蟻穴為暴雨所漂群蟻緣繞穴旁吾戲編竹橋以渡之僧曰是也小宋今歲首捷公終不出

其下比唱第小宋果中魁選章憲后臨朝謂弟不可先兄乃以大宋為第一小宋為第十

草堂和尚

曾楚公居泉南有草堂和尚年九十餘戒行孤潔公與其夫人時檇衣食遺之僧曰願為夫人之子以報時夫人方娠一夕夢僧披幃而入夫人驚悟而生子則草堂和尚已坐化其所生子即魯公也

燕巢過尺吉祥

俗傳燕巢人家巢戶內向及長過尺者吉祥也集賢張公每歲燕巢正寢其長可容疋練戶悉內向數年遂登庸焉

誦金剛經

張持國日誦金剛經二遍每展卷必焚香正坐誦經未畢不中起與語亦不答其家素多恠持國在家則帖然一日妻病恍惚見數婦人侵侮妻曰不能媢吾夫乃獨困我婦人曰彼常誦金剛經吾儕安敢近妻

曰吾豈不誦經耶答曰汝日誦萬遍吾猶不懼妻於是始加精勤其怪遂息

口中芙渠花香

歐公知穎州有官妓盧媚兒姿貌端秀口中常作芙渠花香有蜀僧曰此人前身為尼誦法華經二十年一念之誤乃至於此公後問妓曾讀法華經否妓曰失身於此所不暇也公命取經示之一覽輒誦如素所熟者易以他經則不能也

一介行李

左傳云君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人註云行李謂行人也今人乃謂行裝為行李非是

李陵江淹書

東坡云李陵答蘇武書其詞儇淺乃齊梁間人擬作蕭統不悟而劉子元獨知之據宋書江淹獄中上書云此少卿所以仰天搥心泣盡而繼之以血也正引陵書中語是又非齊梁間人所作明矣年世既遠真

偽難辨如此者多如繫辭歐公尚疑非仲尼所作荆公以詩序非子夏之文禮記多漢儒所增五經如此況其餘哉朱威以私意改周易正經數十處多見其不知量也

吉貝布

閩中木綿採其花為布號吉貝布南史海南諸國傳林邑等國出古貝木其葉如鵝毛紡之作布與苧布不異亦染成五色織為斑布葢俗呼古為吉耳

半夜鐘

歐公詩話譏唐人夜半鐘聲到客船之句云半夜非鐘鳴時或云人死鳴無常鐘疑詩人偶聞此耳嘗過姑蘇宿一寺夜半聞鐘因問寺僧皆曰分夜鐘曷足怪乎尋聞他寺皆然始知半夜鐘惟姑蘇有之

打字不字

今土俗同訛者豈惟打字不字本分鳩切人皆以逋骨反呼之遍檢諸韻並無此音

通印子魚

莆陽通應子魚名著天下其地有通應侯廟前有港港中魚最佳今人必求其大可容印者謂之通印子魚荆公亦有詩云長魚俎上通三印此傳聞之訛也

蘭芷

荀子云蘭槐之根為芷自是兩物又云蟹六跪而二螯蟹實八足不應言六距荀卿楚人蘭芷蟹皆楚地所有著書者既借物以為喻當能辨物之形性不知

何以致誤如此

柘枝

柘枝舞本後魏拓拔氏之戲後人鄙之易拓以柘易拔以枝

擬古詩

文選有江文通擬古三十首如擬休上人閨情云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今人遂用為休上人詩故事又擬淵明田園詩云種禾在東皐苗生滿阡陌今此

詩又在淵明集中皆誤也

香奩集

筆談謂香奩集乃和凝所為後人嫁其名於韓偓誤矣唐吳融詩集中有和韓致堯侍郎無題二首與香奩集中無題韻同偓序中亦具載其事又嘗見偓親書詩一卷其𡢃娜多情春盡等詩多在卷中偓詞致婉麗非凝能及凝言予有香奩集不行於世凝好為小詞洎作相專令人收拾焚毀然則凝之香奩集乃

浮艷小詞所謂不行於世欲自掩耳安得便以今香奩集為凝作也

歐公疑易未完書

歐永叔作傳易圖序云予讀經解至引易曰差若毫釐謬以千里之句今易無此文疑易非完書且經解所引按王充論註乃易之緯文永叔於易經求之誤矣

論晉史

晉史僞誕極多有甚害名教者如鄧攸挈子與兄子偕行時盜起攸恐不能兩全欲活兄子遂棄已子其子追及攸乃縛於道旁而去如此則攸之滅天性何足為賢列女傳王渾見王濟趨庭曰生子如此足慰人意妻鍾琰曰新婦得配參軍生子不翅如此何等語乃載之史册更謂之列女乎謝安捷書至正與客棋還内不覺屐齒之折謂之矯情鎮物安之過海風起浪湧諸人皆懼而安自若又桓温欲害安與王坦

之坦之倒執手板而安神色不變苻堅入冦獨無懼色如此之類曰矯可乎故荆公詩云鄙哉斗筲人得失易驚怯妄言展齒折吾欲刋史牒盎深疾作史者之謬也

南北史

李延壽著南北史粗得作史體故唐書本傳亦謂其過本書遠甚然好述妖異兆祥謡讖特為繁猥如云陳主名叔寶以反語為少福且俚俗反語豈足載凡

人以叔寶為名字者固多若從反語晝為少福乎又齊文宣即位年號天保以字文析之為一大人只十故天寶盡十年而帝崩如梁主蕭歸襲位亦號天保而盡二十三年一何無據也此類甚多可盡削去

蘭亭不入選

王右軍蘭亭以天朗氣清自是秋景似此不入選然絲竹管弦語亦重複也

杜預碑

杜預製二碑一沉水中慮數百年後水為陵則碑出

預但知陵谷有遷變而不知石亦有磨滅此一說也

然深谷為陵則必實以土然後為陵谷既為陵則石

亦埋没豈復可見此又不達物理

少伏生八歲多太公二年

梁灝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第謝啟云白首窮

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後終秘

書監卒年九十餘

消風散

王荆公嘗訪蔡君謨取絶品茶烹點公於夾袋中取消風散一撮投茶甌中併食之君謨失色公徐曰大好茶味君謨大笑亦嘆公真率

合依元降指揮

元厚之熙寧中知福州有吏白事公問如何行遣對曰合依元降指揮公曰元降未嘗指揮吏悚而退終不罪也

妻妬

撫州監酒范寺丞者妻美而妬一夕范輪宿同事戲取妓雙履寘范卧具中詰旦吏挈衾囊歸妻見履神色沮喪因拊心曰天乎吾至是耶入室自縊而死又有人任湖南倅妻生子始晬甚愛之偶因開宴命妓佐酒一妓秀慧倅與戲笑忽見老兵擎生肉二盤至倅與客前倅愕問之則其子肉也葢妻怒夫與妓戲乃手刃其子持肉以獻焉婦人之妬出於天資脇

以白刃不變也故小說載太宗賜房玄齡妻酒事至

令以為口實

姊妹六虎

延平吳氏姊妹六人皆妬悍時號六虎其中五虎尤甚

平生殺婢十餘人凡三適人皆不終夜分嘗閧堂廡

間喧呼聲同室皆懼五虎怒曰狂鬼敢爾耶命闢户

移榻中庭持刃獨寢徹旦寂然人謂五虎之威鬼猶

畏之

誤探澡豆末

沙陽醫者鄧獻臣夜有叩門者甚急曰吾家去此一十里父年八十忽病腹疾困殆遠投先生鄧方被酒遽於篋中探藥一貼授之其人倉忙而去及曉方悟藥乃澡豆末耳鄧悔恨意其人必死既而其人至曰賴君靈餌父已痊安以十千為謝葢鄧以無心付之此人至誠服之故疾愈

腸痒疾

傅舍人忽得腸痒之疾至劇時往往對衆失笑吃吃不止此疾古人所未有也

李伯時畫

李伯時至騏驥院見外國所進六馬乃畫圖之未幾六馬繼死人以為李畫入神奪其精魄

四詩人名謎

有人作詩謎云佳人佯醉索人扶露出胸前霜雪膚走入帳中尋不見任他風水滿江湖乃賈島李白羅

隱潘閬四詩人名也或云王荆公作

盜絹

有書生因盜絹被執太守令作賦獲免其警對云窺戶而闃無人心乎愛矣見利而忘其義卷而懷之

張公吃酒李公醉賦

郭朏有才學而輕脫夜出為醉人所誣太守詰問朏笑曰張公喫酒李公醉者朏是也太守令作張公喫酒李公醉賦朏云事有不可測人當防未然何張公

之飲也乃李老之醉馬清河丈人方肆盃盤之樂隴西公子俄遭酩酊之懲守笑而釋之

兄弟同遊娼館

李漢英秀才與昆弟同遊娼館題壁而去有滑稽子書昔人鴈詩於其旁曰兩行何處閙文字一隊誰家好弟兄

絶欲延壽

蒲傳正知杭州有術士請見年踰九十有嬰兒之色

公訪以長年之術答曰某術甚簡而易行惟絶色欲耳公曰若然則雖千歲何益

皤然一翁公然一婆

有一郎官年老置婢妾數人鬢白令妻妾互鑷之妻忌其少爲群婢所悅乃去其黒者妾欲其少乃去白者未幾頤頷遂空又進士李居仁盡摘白髮其友驚曰昔日皤然一翁今則公然一婆矣

三鹿爲犇

石甫學士嘗戲荆公云鹿之行速於牛牛之體壯於鹿應以三鹿為犇三牛為麤而其字文相反何耶公笑而不答

上官弼下官口

陳亞性滑稽知潤州幕中有上官弼亞所親信任滿將去亞曰何以見教弼曰郎中才行無玷但調謔過差亞笑曰君乃上官弼也如下官口何弼笑而去

學士院題

有人於學士院題云李伯陽指李木為姓生而知之楊大年見之索筆云馬文淵以馬革裹屍死而後已

雲破月來花弄影

郎中張子野以樂章擅名宋子京往見之先令人戲曰尚書欲見雲破月來花弄影郎中子野屏後呼曰得非紅杏枝頭春意鬧尚書耶

嘲聶姓

國子博士郭忠恕嘗嘲司業聶崇義云近貴全為聵

收龍只作聾雖然三個耳其柰不成聰崇義荅曰莫

笑有三耳全勝畜二心

戲作啟事

孔大夫嗣宗為浙曹戲作啟事云滿肚裏佯客茶湯

一眼底欠人書啟火爐頭却如孤鬼門道裡正似院

翁

謎語

王荆公戲作謎語畫時圓寫時方冬時短夏時長吉

甫解云東海有一魚無頭亦無尾更除脊梁骨便是

這箇謎

而立歲古稀年

有人年七十妻纔三十歲生子東坡戲作詩云聖善

方當而立歲乃翁已及古稀年

門上書午字

李安義者謁富人鄭生辭以出安義於門上大書午

字而去或問其故答曰牛不出頭耳此亦昔人題鳳

之意

僕呼司徒

文潞公戲云某平生仕宦不能追一僕某未入西府比僕巳呼僕射某方得僕射此僕復遷司徒矣葢俚俗之呼如此

墨池皮棚

王僧彦父名師古常自呼硯為墨池謂鼓為皮棚守嶺南一郡有李彦古以進納得官過郡請謁刺云永

州司戶叅軍李墨池皮棚謹祇候叅

崖州地望重

丁晉公自崖州還坐客論天下州郡何地最雄盛公曰惟崖州地望最重客問其故答曰宰相只作彼州司戶叅軍他州何可及也

中丞雇船歸鄉長老遞馬赴闕

舒信道元豐中得罪南歸時方召本長老住慧林或問京師新事答曰舒中丞雇客船歸鄉本長老乘遞

馬赴闕

我儂爾儂

杜三思吳人有口辯襄邑人李防戲曰聞仙鄉有爾儂我儂我儂之說出於何典答曰出應我裡第二篇應我裡蓋北人相語之詞

秀才康了

柳冕應舉多忌諱謂安樂為安康以避落字也忽聞榜出遣僕視之須臾僕還曰秀才康了也

竹詩

錢塘有學人作竹詩獻東坡有云葉攢千口劍莖聳萬條鎗公曰此竹葉似太少其人未喻公笑曰十竹方生一葉豈云多耶

仇覽梅福

今人號縣令為字民簿為仇覽尉為梅福有王伉者頑鄙為尉氏尉呼令為薛家或譏之曰君知字覽之義乎縣令必須識字故謂之字簿與令同覽詞狀者

也故謂之覽伉曰然則尉何以為梅福曰職任雄緊一枚有福人也如足下可謂王福矣伉嘗為富家主藏故以此譏之

舍弟江南没家兄塞北亡

有李廷彥獻百韻詩於達官有句云舍弟江南没家兄塞北亡達官惻然曰君家禍如此廷彥遽曰實無此事但圖對屬親切耳

月夜招隣僧閒話詩

許義方之妻以端潔自許義方嘗出經年始歸妻曰自君之出惟閉門自守義方咨嘆間何以自娛答曰時作小詩以適情耳義方欣然取詩觀之首篇題云月夜招鄰僧閒話

堂字口不合

太學有至樂堂舉人居此多易名待聘遂有成名者錢塘一寺極佳而僧好爭訟沈睿達因閱僧堂見堂字口不合戲舉筆塗合之爭競遂息今所在遇火灾

亟須州縣牌額焚之得息乃知祈禳厭勝理或有之

一壺千金

傳云中流失船一壺千金乃今所謂浮鏍者浙人呼為壺明州昌國縣在海島中今往來船有二鏍舟人云壺也

鍾馗

今人歲首畫鍾馗辟邪俗傳起於唐明皇時皇祐中穿地得碑乃宋宗慤母墓誌載其妹名鍾馗又北史

堯暄本名鍾葵字辟邪生於魏道武時又有于勁者亦字鍾馗以世數考之暄又居前則知不特起於宋也然馗葵二字不同必傳寫有誤

雌黄

古人寫書皆用黄紙以檗染之所以辟蠹故曰黄卷有誤字以雌黄滅之為其與紙色相類故可否人文章謂之雌黄

王莽禁複名

東漢人無複名或云王莽時禁用兩字葢沿襲所致

訝鼓戲

王子淳初平熙河教軍士為訝鼓戲遂盛行於世其舉動舞按之節與優人之詞皆子淳所製也或云子淳與西人對陣命軍士百人裝為訝鼓隊出軍前虜見皆驚愕乃進兵奮擊大破之

倒誦揭諦呪

漁人以猢猻毛置網四角則多得魚云魚見之如人

見錦繡也有人見垂釣布網但志心默倒誦揭諦呪七遍可使終日無獲

燕肉餌魚

有漁者得魚甚易云取燕肉和麪為餌爾則人食燕肉必為蛟龍所害魚與蛟龍皆水類故其說為可信

張百盃

張伯玉飲酒數斗不醉世號張百盃即吸水漱滌云酒之毒在齒滌去則不為患陳康民用其說亦能飲

至一斗不醉

太陰玄精石

鹽有十餘種海鹽最美其次解鹽然食之令人多風鹽精英在地歲久凝結如水精名太陰玄精石其味苦本草云味醎者誤也

李廷珪墨

唐本墨工李超與子廷珪自易水渡江居歙本姓奚江南賜姓李氏廷珪始名廷邽故世有奚廷珪墨又

有李廷邽墨或作廷珪字者偽也其子承寛二子承晏晏子文用皆能世其業祥符中昭應宮用廷邽墨為染飾有貴族嘗誤遺一丸於池中踰月臨池飲又墜一金器乃令善水者取之併得墨光色不變表裡如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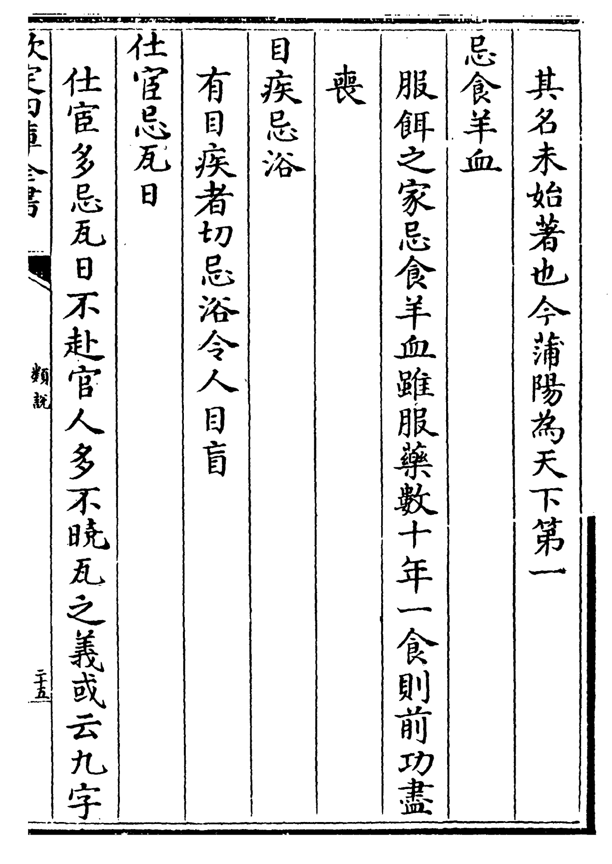
李泌茶詩

茶古不著所出本草云益州唐以蒙山顧渚蘄門者為上品尚雜以蘇椒之類故李泌詩云旋沫番成碧

玉池添𮎮散出琉璃眼遂以碧色為貴止曰煎茶不知點試之妙大率皆草茶也陸羽茶經統言福建泉韶等十州所出者其味極佳而已今建安為天下第一

荔枝譜

稱漢初南粤王尉陀以備方物和帝時交趾七郡貢生荔枝天寶中涪州歲驛致之未嘗有言及閩中者今廣南梓夔所出僅比閩中之下品是真荔枝自唐



其名未始著也今蒲陽為天下第一

忌食羊血

服餌之家忌食羊血雖服藥數十年一食則前功盡喪

目疾忌浴

有目疾者切忌浴令人目盲

仕宦忌瓦日

仕宦多忌瓦日不赴官人多不曉瓦之義或云九字

頗類瓦數家之說不同最爲無據凡上官切忌初四初七十六十九日名曰四不祥日用此日鮮有善終者

細末將來

太祖皇帝內宴令進粉故名頭食後人宴集將終方薦此味葢失其次耳又州郡公宴將作曲伶人呼細末將來葢御宴進樂先以絃聲發之後以衆樂和之故號絲抹將來今所在起曲先以竹聲不惟訛其名

亦失其實矣

避火

有孫供奉者火發於堂衆皆踰垣奔逃有乳姥直穿焰中出身不焦灼嬰兒尚眠未覺人問之荅曰吾夫云避火當瞋目認勁直趨出若目開則氣悶必倒我用此說故出而不損亦不覺身蹈烈火也

鼠涙

夜藏飲食於木器中覆之不密鼠欲盜食不可得環

器而走淚滴器中食之者得黄疾徧身如蠟針藥所不能療也

南人不識雪

嶺南無雪閩中惟建劍汀邵四州有之故北人嘲云南人不識雪向道似楊花然南方柳實無花是南人非止不識雪亦不識楊花也

鳳州三出

陜西鳳州妓女手皆纎白翠柳色尤可愛又公庫酒

美故世言鳳有三出謂手柳酒也宣城士人李愈云

吾鄉有四出漆栗筆蜜

柳連道中託宿

湖南好事妖神殺人以祭儒生為上祀僧為次餘人為下有儒生出行柳連道中日暮耕者曰前有猛虎不宜夜行此林下有居民可以託宿生入一荒逕忽見高門大第主人延入一室肴饌豐美既夕有婦人出甚妍生挑之欣然而就留連數日情意款昵私曰

是夜將謀殺子以祭鬼我亦良家子為其所刼至此遣妾侍君欲聯君心耳及夜穴壁與婦人同出比明行四十里投近縣縣遣吏捕之盡得姦狀前後被殺者數十人指途耕者乃其黨也於是一家伏法生用賞得官與婦人偕老

蠱毒

閩蜀之俗好畜蠱其法先聚百蟲於器中任其自相啖食數月食盡惟留一物者則事以為蠱以其子內

飲食中即殺人妄云殺人多則蠱家富饒不然反受禍故愚人造畜不已初中毒而未覺有異半年後其毒始行孕育漸多食人腸胃盡乃死臨死時輒能自道所毒之家姓名被者多是遊行商賈故其事難究蔡君謨為民曹凡破數百家自後稍息土人云家有蠱不可畜雞駭飛去闕又有物不懼惟蝎能制之白蘘荷亦能療其毒柳子厚種白蘘荷詩頗述其事本草云以知闕子三兩枚藏衣領間遇食有毒蠱自擊

觸有聲

朱虎殘

虎每食一人則耳成一缺汀州西山有虎為射者所殺兩耳如鋸馬虎性甚靈不妄食人葢命所值或宿寃也武康民朱泰事母甚孝為虎所搏而去泰大呼云虎暴殺我母將無所依虎遽捨之泰後安健如故鄉里號朱虎殘

蜈蚣

有人野外見蜈蚣逐一蛇甚急蛇知力屈回身張口向之蜈蚣入其口俄頃蛇死穴其腹旁而出折蛇視之已無腸矣傳言蝍蛆甘帶蝍蛆即蜈蚣

蟲入耳

蟲之類能入人耳者不獨蚰蜒如壁虱即火頭蟲皂角蟲皆能為害有人患腦痛為蟲所食或教以桃葉為枕一夕蟲自鼻出形如鷹觜人莫曉其名有人蚰蜒入耳遇其極時以頭撞柱至血流不知云痒甚不

可忍蚰蜒入耳往往食髓至盡又能滋生凡蟲入耳惟用生油灌之為妙

水蠱蟲

凡夜食必以燭陳正敏大醉取水將飲聞水中有聲急呼燭視之得一蟲狀如蚯蚓左右曰水蠱蟲也入腹中食人腸胃

夜虎

嶺南有蟲如蚯蚓長尺餘觜利如錐多夜半出半身

着地半指空而行或誤觸之者直入人心腹食人至死乃出土人目為夜虎

栽松

凡松欲偃蓋甚易栽時去松中大根惟留四旁鬚根則無不偃蓋

類說卷四十七